

棋定今生

长篇小说

QI DING JIN SHENG
人生如棋，棋如人生

一封言辞肯切却又隐含威胁的来信彻底打乱了木森宁静的生活轨迹，带他进入一个陌生但又十分鲜活的世界里，在这里他不仅找到了至亲至爱的朋友、棋友和爱人，也找到了他苦苦追寻多年的棋道真谛。同时，他的人生，也在三足鼎立的中日韩围棋界刮起了一阵飓风。

杜彬 顾永泉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棋定今生

人生如棋，棋如人生

杜彬 顾永泉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棋定今生/杜彬,顾永泉著.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5. 9

ISBN 7-219-05344-4

I. 棋... II. ①杜... ②顾...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057178号

责任编辑 冼就毅

QI DING JIN SHENG

棋定今生

杜彬 顾永泉 著

出版 广西人民出版社

(邮政编码: 530028 南宁市桂春路6号)

网址 <http://www.gxpph.cn>

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 14

字数 350千字

版次 2005年9月 第1版

印次 2005年9月 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7-219-05344-4/I·852

定价 28.00元





木森看看腕上的表，伸了个懒腰，顺手拿起桌上的烟点了一根，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起身去厨房泡面。电脑右下方的时间显示现在已经是深夜十一点了。

木森吃完面，再次点了根烟，心中考虑着是去睡觉还是继续下棋。揉了揉太阳穴，他决定抽完烟就上床，明天他还要去参加同学会。上个星期接到商校同学李理的电话，说是三月五号也就是明天在市中心的盘古大酒店举行江城商业干校九〇届的同学聚会。木森本来并不想去，但架不住李理的死磨硬泡，还是应了下来。其实在本市的商校同学并不多，刚毕业时相互间还走动走动，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在一起聚会的日子越来越少，结婚的结婚，嫁人的嫁人，每个人都按部就班地生活着、挣扎着，唯独还剩下木森没有结婚。就这样冷眼看着。

木森十七岁就去了在江城的商校，当时考市里的重点高中差了十几分，父亲托了关系才把他送进商校，用父亲的话来说好歹是个中专，出来后工作倒是不用发愁的。木森并不以为然，他觉得去哪里都无所谓，工作也罢，前途也罢，都是虚渺的，对木森来说不能和自己最喜欢的围棋在一起却是最现实的恐怖。父亲是个工人，人对事都是直肠子，说过的话决定的事从来都是容不得别人的反对。打小父亲就反对木森下围棋，父亲说那纯粹是浪费时间，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

悲，只有学好书本上的东西那才是正途，木森不止一次地提出异议，但每次换来的却都是父亲的暴力。

当木森第一天踏进商校大门的时候，突然感觉到父亲这次的决定对自己来说可能是一个机会。木森经过计算后，毅然从父亲给自己的伙食费里挤出了一半买了生平第一副真正属于自己的围棋。此后在学校的三年时间里，木森疯狂地从各种渠道汲取着有关围棋的知识，三年中，不仅积累了数百本围棋书籍，同时也磨破了数十张蓝塑料的棋盘，而他自己也从一个懵懂的少年渐渐成长起来。这三年里，唯一没变的就是那副玻璃子的围棋，一用经年，依然圆润，依然夺目。

即将毕业的时候，学校通知大家原本的中专毕业证书换成了技工毕业证书，换句话说就是木森和他的同学们从国家干部直接变成了普通的工人。同样是吃皇粮，金饭碗却变成了铁饭碗，三年的苦读换算成三年的工龄，这是学校给大家最后的交代。就在同学和各自的家长蜂拥至学校讨个说法的时候，木森卷起自己的铺盖，带着三年来积攒的两大箱围棋书默默地一个人离开了学校。

木森去大地围棋学校求职的时候没带任何证件，只用塑料袋装着那副玻璃子的围棋。一小时二十分钟，木森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在自己杀了大地围棋学校校长胡子兰大龙的一瞬间，计时钟上显示的时间正是一小时二十分钟。那也是木森第一次正规的对局，他甚至花了几分钟去研究记时钟的正确用法。令木森遗憾的是那次并没有用自己带去的围棋，但温滑如玉般的云子敲击在楸木棋盘上的声音还是让木森回味至今。

此后木森就在棋校里住了下来，一个月后他带着棋校的聘书和第一个月的工资回到了家。当他把聘书和八百块钱放在父亲的酒杯前的时候，父亲长叹一声说：“儿啊，是我误了你啊！”木森摇了摇头，把父亲面前的酒杯端起来一饮而尽说：“爸，这是我敬您的。”然后回到房间蒙着被子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那一年木森二十岁，那一年父



亲的工资是一百七十五元整。

木森简单地洗了脸，躺在床上刚想把手机关掉，手机铃忽地在手中响起，突兀的铃声在空荡的房间显得格外刺耳，吓得木森差点把手机扔了出去。

“谁啊？”

“还没睡呢？三儿，我大理啊。”

“是你啊，这么晚还在夜游呢？”木森听出李理的声音，忍不住戏谑了两句。

“别乱岔了，三儿，我有事找你。”李理的声音显得有些急促。

“你能有什么事啊？李大老板。”木森仍然开着玩笑。

“少啰嗦，我在东门街秀水茶楼等你，快啊，三儿。”李理说完便挂了电话。

木森叹了口气，无奈地穿好衣服，出了门。他无法拒绝李理的要求，因为他知道在这个城市里如果自己出了什么事的话，第一个赶到的一定会是李理。如果说这个城市是一个舞台的话，那么李理就是这个舞台上不可或缺的主角，而现在他有了需要木森去解决的麻烦，那么这件事情一定是用钱或者其他常规方式无法解决的。

“你有几天没刮胡子了？三儿。”秀水茶楼里，李理斜靠在椅子上仍用在学校时的昵称和木森打着招呼。

木森摸了摸自己的下巴，苦笑着坐了下来。李理的神情看上去似乎很累，幽淡的灯光射在他清瘦的脸庞上，木森分明看到一丝不安和无奈。

三月里的夜似乎还没有从过去的冬天里挣扎出来。风不知从哪个角落里钻了出来，在桌椅间似有似无地飘荡，偶尔掀起一角桌布，荡出一丝寒意。

“今天下午我收到一份传真，你看看。”李理从包中掏出一张纸，递给木森。

木森放下手中的酒杯，接过传真，仔细地看。

传真件上是很好看的硬笔小楷，字距与行距仿佛是用尺子量了来写的，木森禁不住在心里暗自赞叹了一声。

仁兄李理台鉴：

李兄大名，如雷贯耳，至今未曾谋面，弟实引以为憾。久闻吾兄急公好义，乐于助人，弟深仰之。今弟有一不情之请，倘得兄诺，解弟子倒悬，弟当铭感五内，涕零拜之。

弟自小痴迷于棋，虽非国手，但自诩技艺决不在职五之下。弟尝鏖战网络围棋，初始数年，未逢对手，完胜国手之谱亦不在少数。弟也曾效仿先贤，未露首尾，一时之间，竟成传奇。

呜呼！然得意春风之际，溃与兄友一劫倾城君。

数月之前，弟禁不住众棋友鼓噪，邀战一劫倾城君，作三番棋战。

弟尝闻此君棋风飘逸，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自始入网络大小三百余战竟无一败绩，弟多有不服。窃以为此君必绝顶国手，闲暇之余以屠戮无知为乐，坊间传闻莫不以为是。

弟邀战之时，亦有私心，倘若此战侥幸，弟当从此挂盘，淡出网络。留天大传奇遗世，岂不壮哉！岂不美哉！

然弟虽有勃勃雄心，却无奈艺不如人。三番战罢，竟无一胜局，尤为可恨者三番棋战竟无不为劫输。弟曾有一网名为刀把五，尝以此名游戏网络。每逢低手，弟必以刀把五之形胜之，以博众人笑赞。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兄友竟以此道还施弟身，因果循环，报应不爽，古人诚不我欺！

弟非睚眦小人，然此辱太甚，铭心刻骨，使弟夜不能寐，食不知味。弟曾作毒誓，不雪此辱，誓不为人！

然兄友与弟一战之后遁入茫茫，半载以来，弟悉心搜寻，未再谋面。历时愈久，弟雪辱之心愈甚，每每思之，如毒蚁噬心。

弟将入绝望之时，欣闻兄与一劫倾城君乃是故友，喜望之下，特

致函与兄，望兄能玉成小弟，与兄友再作三番之约。

弟与兄虽未曾谋面，但兄雄才伟略，成常人不能成之大业，弟叹服有加。兄之产业之中当以国华网为最，弟尝趋之浏览，感叹异常。又闻国华数月内将做上市之举，弟未知消息之真假，如是，弟在此谨以为贺。

明夜零时，弟在故地恭候兄友大驾，切切。

知名不具

二

木森看完传真之后，沉思了片刻：“这段公案我倒是知道一点，当时在网上流传着各式各样的版本，最盛行的一种说法是一劫倾城和刀把五都是当今顶尖的国手，至于是谁，则是见仁见智，大相径庭。”

“从传真上看你应该是认识一劫倾城的了？”木森问道。

李理摇了摇头，从口袋掏出盒烟，摸索了半天复又叹了口气问木森：“有烟吗？”

木森从烟盒抽出一根烟扔了过去。

李理把烟放在鼻子下嗅了嗅，并没有点上。

“前年我开始赞助名人争霸赛你还记得吧？”李理说。

木森微微点了点头：“当然记得，前年是第一届，我去观摩过。”

李理嗯了一声：“作为赞助商我特别向棋会申请了三张外卡，一张是给你的，另外两张是给一劫倾城和这个刀把五的，我不知道当年你为什么放弃这个机会，我想以你的水平打入本赛应该不成问题

的。”

木森嘴唇动了动，欲言又止。

“算了算了，问了你两年你都不肯说。”李理摇了摇头，放弃了这个话题。

“我让人在网上给一劫倾城和刀把五发了帖子，希望他们能来参赛，我考虑到他们未必愿意在现实中对局，特意说明他们可以在网上参赛，当然这只是预赛，如果进入本赛或者前八，我可以向棋会申请特别对局，他们可以继续在网上参加比赛，不过必须由我在一旁监督，他们可以指定任何一个地方和我单独见面，我也保证决不会将他们的真实身份泄露给媒体。你知道那次比赛很成功，而让我唯一感到遗憾的就是这三张外卡全都作废了。”

“换句话说，除了我拒绝了你之外，你的游说并没有成功？”木森问道。

“一劫倾城没有任何的反应，而且那段时间也没有人在网上见到他，”李理继续说着。“倒是这个刀把五给我留了帖子，他提出了两个要求，一个是他不想在有任何人的监督下参赛，二就是他的成绩必须计入名次。第一个要求对我来说倒不会太难，因为围棋这个项目不像其他的比赛你可以作弊，在有时间要求的比赛里三个臭皮匠永远也抵不上一个诸葛亮的。况且在棋会的人看来，什么狗屁的外卡，只不过是这些商人弄的噱头罢了，人家根本没在乎。关键的是第二个要求，我根本没办法答应他，你知道国内的名人争霸赛其实就是世界名人战的选拔赛，刀把五要求计入名次，岂不是痴人说梦吗？倘若刀把五真的打入了前三，棋会的人还不把我给吃喽。”

“所以我没有再理会这个刀把五了，加上你不肯参赛，一劫倾城又没有消息，这事就不了了之了。”李理皱着眉把快被捏扁了的香烟点上，狠狠地抽着。

“这样说来，这次你和这个刀把五是第二次打交道了？”木森问。



“应该算是吧。”

“大理，我看不出你说的这些和刀把五的传真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啊？”木森又问。

“听我慢慢说吧。”李理继续说道，“自从那次比赛后，在网上就流传着一种说法，说一劫倾城和刀把五和我本来就是朋友，之所以他们没参赛，是因为俩人原本都是职业棋手，在现实和虚幻之间他们根本就分身乏术，而那三张外卡是我为了攫取最大的商业利益抛出的一张宣传牌，简而言之就是我李理在作秀，在炒作。”

“很中肯嘛。”木森笑了笑说。

李理没有理会木森的说笑，扔掉手中的烟蒂继续说道：“我当然不肯承认这样的推论，说我在炒作，说我在吸引眼球，这我承认，只要是一个真正的商人都会这样做，我的目标是最大的商业利益，这些也只是一些常规的运作手段，就像你们下棋一样，角部的定式谁都背了几大本，否则的话根本就上不了棋盘。”

“你扯远了。”木森皱着眉打断了李理的话。木森向来反对把围棋和商业联系在一起，他甚至认为自己把围棋作为一种职业对围棋都是一种莫大的侮辱和亵渎，对木森来说，围棋是一种艺术，是他穷其一生去顶礼膜拜的图腾。其实李理也算得上是一个不错的业余棋手，他甚至拥有一本正式的由棋会颁发的业余五段证书。他深深地理解木森对围棋的那种疯狂，那种执著。在潜意识里，李理觉得自己和木森是同一种人，尽管职业和地位不同，但却拥有着同样的执著和疯狂。

“后来我在媒体和自己的网站上说了一些澄清的话，时间一长，也就不了了之了，你知道现在的媒体永远都有写不完和说不完的话题，时间长了，谁还在乎你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也就是那么一说罢了。”李理说。

“去年的名人赛因为国华上市的事情我去了美国，所有的事务

都是由下属打理的，效果不是很好。所以今年的比赛我和棋会的人都憋着一股劲，希望能办成有史以来规模最庞大的一次比赛，这次的比赛先进行预选赛，主要是低段选手和业余选手来参加。”

“业余选手？”木森问道。

“是的，我和棋会商量过，觉得放宽参赛限制，让业余选手参赛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从官面上说这是普及围棋的一个举措和契机，其实最为重要是在这次名人赛的开幕式上将要推出我和棋会共同投资的对弈网站。这次比赛让业余选手来参加，就等于是做了个免费的广告，你要知道我们可是在全国每个省级市都安排了预选赛的啊。这次的费用虽然是高了点，可是日后的回报会超过每个人的期盼的，尤其是那些棋会的头头们。”说到这里，李理显得有些亢奋，声音也大了许多。

“说正题，说正题。”木森皱了皱眉，有点不耐烦地说。

李理瞪了木森一眼，又苦笑了两声，放低声音继续说道：“那天棋报的记者为这件事来采访我，特意谈起前年外卡的事情，问我今年是不是会继续邀请一劫倾城和刀把五参赛，可能是中午多喝了两杯，我说那是当然的，结果这个记者回去就发了篇报道，标题是商业巨子重金打造棋赛航母，故友携手前来助兴。现在满世界都知道这二位是我李某的朋友。弄得我是百口莫辩呐。”李理郁闷地猛灌着啤酒。

“你和这个刀把五说清楚了不就得了？”木森有点不解地问道。

“能说得清楚吗？”李理反问道。

“那就干脆别理他，是不是别人说你什么急公好义，乐于助人，反而觉得挂不住了，想替他了了这段公案啊？”木森笑着说。

李理哼了一声说：“我哪有那闲工夫啊，你再好好看看传真上最后一段话。”

“弟与兄虽未曾谋面，但兄雄才伟略，成常人不能成之大业，弟



叹服有加。兄之产业之中当以国华网为最，弟尝趋之浏览，感叹异常。又闻国华数月内将做上市之举，弟未知消息之真假，如是，弟在此谨以为贺。”木森轻声地念完，抬起头说，“没什么啊，拍你马屁呢。”

“如果是这样就好了。”李理愤愤地说：“国华上市甭说在业内是最热门的话题，就是普通的网民也知道一二，他在这里揣着明白装糊涂，只不过是拿国华在威胁我罢了。”

“言重了吧？”木森说。

“是严重而不是言重，你知道吗？国华的主页在今天下午被人黑了，在体育版上居然出现了刀把五三个字，虽然几分钟后就自动恢复了，但显然这就是他发给我的警告。”

“我不太懂这个，很严重吗？”木森见李理面色阴沉，小心翼翼地问道。

“当然很严重，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即将上市的国华可以被人任意地攻击，可以被人玩弄于股掌，也意味着国华将成为IT界最大的笑料。”李理越说越激动，终于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一拳砸在桌子上。

木森很少见李理在自己面前发这么大的火，一时间有些尴尬。

李理没有理会木森的尴尬，轻叹了口气说：“好在今天这位刀兄只是想警告我一下，还没有大的举动，否则……”李理后怕地摇了摇头，欲言又止。

“难道……难道就没有什么办法对付他？”木森试探着问李理。

“有。”李理肯定地说。

“什么办法？”木森问。

“你，你是我唯一的办法！”李理目光炯炯地盯着木森。

“我？你开什么玩笑，你不知道我是电脑盲啊，除了会上网下下棋看看新闻，其他的我是一窍不通啊。”木森摸了摸自己杂乱的胡子显得很迷惑。

“答对了，你什么都不用做，就是需要你下棋，”李理说。

“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木森清理了一下思绪说，“你的意思是让我冒充一劫倾城去赴刀把五的约会，是吗？”

“又答对了。”李理舒展开纠结的眉毛说，脸上也仿佛有了瞬间的灿烂。

“是这样啊，大理，我还是有点不明白，”木森换了个坐姿说，“就算我答应你去赴这个约会，又能解决什么呢？”

“时间，知道吗？我现在需要的就是时间。”李理终于开心地笑了。

“愿闻其详。”木森还是满脸的疑惑。

“刀把五给我的最后期限是明天晚上，不，应该说是今夜零时，而这段时间距离我需要的时间还差了一点，只要你拖住他三个小时，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李理肯定地说。

“好吧，我试试，不过要是正主找上门来，我可不负责啊。”木森苦笑着说。

“你能肯定明天的这个时候问题会解决？”木森看了看手表，不放心地又问了一句。

“当然，只要歌磐明天晚上能赶回来，这些都是小问题。”李理说。

“歌磐？歌磐是谁？”木森问道。

“歌磐者，杜歌磐也，国华的总工程师兼技术总监，女，芳龄二十六，怎么样三儿，有没有兴趣认识认识？”李理笑嘻嘻地说。

“歌磐歌磐，好有趣的名字啊，岁月如歌，生命若磐，嗯，清雅隽永，果然是好名字。”木森轻轻地说着。

李理坐在那里讶然地抬起头看着木森说：“你知不知道歌磐房间里有一幅条幅，是他父亲在歌磐十岁生日时亲手写来送她的，上面有八个字，你知道是哪八个字吗？”

木森做了个疑问的表情，没有说话。

“岁月如歌，生命若磐。”李理一字一顿地说。

三

从大地围棋学校到李理的公司需要坐十三路公交到狮子街，然后再转乘四路，大约需要二十分钟左右，在这个拥挤的城市里应该说这段路线还是比较方便和节省时间的。木森没有坐车，而是步行着过去的。现在是下午四点，还没有到下班的那段高峰期，路上的行人并不是很多。三月的阳光漫漫地洒向大地，透过新生的稀疏的枝叶映照街道。木森满脑子里飞舞的都是下午和胡子兰的那盘棋。“那条大龙到底应不应该杀？”木森问着自己。

不管去哪里，只要路途不是太远木森都喜欢步行，尤其是在春天。他喜欢那种不冷不热的感觉，走在万物初发，欲绽还羞的春天里木森有一种婴孩般的感觉，仿佛是回到母亲的怀抱，惬意且充实，思维也特别活跃着。

仿佛是因为春天里的空气含氧特别丰富，木森一瞬间的闪念，他突然明白自己下午犯了个大错，下午的那盘棋里，胡子兰的那条大龙根本就没死。他的脑海里清晰地浮现出当时的棋局……

“倘若自己先刺的话，胡子兰必然是接，而后自己再断，胡子兰根本就没必要去应，他可以先在白棋的角部点，自己不得不应，胡子兰可以借收白角外气的机会强行做活。假如自己勉强杀龙的话，胡子兰利用白棋外气紧的缺点在白角部先手做成双活，然后再补上那只后手眼，这样白里外不入气，意外却又是必然地三块棋共活。”

这一点忒巧妙了，木森想，原来自己隐约的不安就在这一点上啊。水无常态，棋亦无定式，这轻轻一点看似无理却是必然，这一点的位置当时自己根本就没考虑，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回过头来看见了这一点赞叹着巧妙，其实不过是自己太拘泥于棋理罢了，木森告诫自己。

昔年虬须客与李世民对弈，虬须客先出四子守住四角，曰：吾出数子争四方。李世民淡然一笑，投子天元，从容道：我出一子定天下。虬须客见状，喟然长叹，推枰而出，从此绝了与李世民争天下的雄心，安守一隅。木森不由得想起初学棋时老师说的一段典故。

这一子与四子的关系关联着天道与棋道的关系，李世民一子定天下，是因为这一子是生杀死活的棋筋。而今天这一点，虽没有李世民的磅礴气势，却又何尝不是自己求道的手筋呢？

这样且行且想着，不知不觉中木森已经站在李理公司的楼下。

“先喝点茶，我把手头的事情处理一下。”李理招呼着木森先坐下，然后径自向自己的下属吩咐着什么。木森一边喝着茶一边很有兴趣地看着李理忙碌的样子。和木森一样，毕业时李理根本就没在乎那一纸毕业证书，在家窝了一年后，李理去了江城大学的经济系。大二的时候李理给自己毕了业，和同学一起创办了国华科技咨询公司，专门把校园内最新的科技成果漫天席地地推向国内每一个大公司，在积累了足够的原始资本后，李理又把视线投向了网络，接下来便顺理成章地发展到了今天。

“不好意思啊，三儿，总有些忙不完的事。”李理抱歉地朝木森笑笑，在木森对面的沙发坐了下来。

“有个消息先告诉你，”李理说道，“今天的同学会取消了，改在下半年举行。”

“下半年吗？为什么会拖这么久？”木森有点惊讶。

“哥几个都忙，一上午我就接到四五个电话，都是告假的，我索

性让秘书一个个通知其他同学，说同学会推迟到下半年举行，国庆不是有七天的长假吗，再说今晚还有个约会等着咱们呢。”李理说。

“早知道我就不会这么早来了。”木森皱了皱眉说，他仍然想着下午和胡子兰的那盘棋。

“没关系，待会咱俩先去吃饭，吃完饭陪我去机场接歌磐吧，我总得让今晚的两个男女主角先认识认识吧。”李理笑着说。

“算了，我有点累了，你安排个地方，我先睡一下，到时候你让人叫我吧。”木森打了个哈欠说。

李理摇了摇头苦笑着说：“三儿，不是我说你，我知道你不喜欢去热闹的地方，不喜欢去人多的地方，你喜欢你所谓的寂寞，可是喜欢寂寞却并不代表你就必须得忍受孤独啊。”

木森仍然打着哈欠，仿佛根本就没有兴趣和李理讨论寂寞与孤独的关系。他独自踱到窗前，看着楼下初上的华灯。灯光很暗淡，天也没有完全黑下来，在这样重叠的光里很多人匆匆地奔走着，偶有几个人影影绰绰地站在这样的光里分散出许许多多的影子，仿佛在等待着什么。

李理讨了个没趣，在木森的背后做了个鄙视的手势后，愤愤地走开了。

天完全黑沉了，屋里的灯也耀武扬威地闪亮了起来。木森站在窗前一动不动，他眼见着外边的景物慢慢幻化成映在玻璃上的自己，突然有些心痛起来，那一双映在玻璃上的眸子怎么有着几许落寞呢？

“三儿，我安排好了，先去吃饭吧。”李理走了进来，站在木森的身后轻轻地说。

木森转过身来点了点头：“吃完饭后我陪你去机场吧。”

说完这句话，木森没有等李理诧异的目光熄灭，拍了拍他的肩膀，兀自一人走出了房间。

机场的咖啡厅里，木森和李理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俩人都显

得有点心不在焉，李理不停地看着手表，嘴里嘟囔着什么，木森索性闭上眼，仔细地听着飘荡在大厅里的音乐，这是一首卡朋特的《昔日重现》。

“还有十分钟歌磐就到了，咱们走吧。”李理突然站了起来，显得有些迫不及待。

“你精神可真好，我都差点睡着了。”木森打着哈欠感叹着说。

“待会你见着歌磐就没有瞌睡了。”李理笑嘻嘻地说。

木森不置可否地笑了笑，拿起椅子上的风衣和李理并肩走出了咖啡厅。

“杜歌磐，我的表妹。”在机场的大厅里，面对着杜歌磐那淡淡的笑容和似水的明眸，李理的介绍让木森很是惊讶。

这是木森第一次见到杜歌磐，那一瞬间木森仿佛隐隐地有一丝心痛，他不能肯定这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心只剧烈地跳着。当杜歌磐的眼神转过来第一次映在木森的眸子里时，木森心想，如果真的有前世，那么他必在这前世里许了这女孩一个承诺。

而站在他对面的杜歌磐，心中同样有些迷茫，木森那忧郁而执著的眼神让她隐约有点不安，却偏偏又无法摆脱，以至于在同木森握手的那一瞬间，竟有着微微的无措。“我今天是怎么了？”简短的寒暄后，杜歌磐坐在回市区的车中，一边听着李理对整个事件的介绍，一边在心里不断地轻轻问着自己：“这人……这人好奇怪啊。”

三人回到国华后，杜歌磐很轻易地将木森用一劫倾城的名字送进了鲲鹏网。木森坐在电脑前习惯地先点了根烟，看了看手表，离零点的约会还有半小时，木森并不打算马上登陆，他知道现在时间虽然剩下的不多却不因此而显得宝贵，时间拖得越久对李理就越有利。他不知道也不打算知道李理和杜歌磐怎样对付刀把五，那些对他来说实在是太高深了。

也许今晚的约会很有趣，木森笑着对自己说。